

我写我书

踏入万仞宫阙，回抱历史

王子林

编者按

故宫建筑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聊不完的话题。《万仞宫阙》一书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推出。该书作者王子林，198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，同年入故宫博物院工作，从事宫廷文物的保管、陈列与研究工作。《万仞宫阙》以温暖而细腻的笔触，演绎了作者在故宫工作近四十年历程中的点滴故事。作者通过对故宫建筑、藏品与历史文化的深刻解析，展现了他对如何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开辟创新保护路径的思考。

那时我住在故宫的集体宿舍十三排里，位于宫墙和红墙之间，地面的中间是用砖铺的一条小道，墙皮斑驳，树影婆娑。有的院门几乎成了几块木板，晚上回来时，推开院门那吱吱呀呀作响的声音，着实有点恐怖片的效果。记得是深秋的一个深夜，我听到院子里有沙沙作响的声音，我小心地打开后门，发现树叶里有一只刺猬，便把它抓进屋里，用脸盆扣着，闲来无事，准备养养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我又听到院子里的沙沙声，又打开门，看见另一只刺猬好像在寻找什么。它是不是在找我抓的那只？我突发奇想，这一定是一对夫妻，于是我就把它们放了。以后的几个晚上，都能听到院子里的沙沙声。我也懒得去清理院子里的树叶了，树叶就給它们吧。

宫廷组的很多库房都是原状宫殿。很多原状宫殿破败不堪，需要维修，因此我先后目睹了慈宁宫花园、梵华楼、佛日楼、景福宫、雨花阁区以及现在正在维修的乾隆花园，看着工人们砍去柱子上、门窗上旧的地仗，再做上新的地仗，刷上新的红色油漆，铺上新的琉璃瓦，宫殿变成了一座座崭新的宫殿。几年过后，这些刚维修好的宫殿就要开始维修，我就赶上过慈宁宫花园的第二次建筑维修。

有的原状宫殿库房区里有很大的院子，那时我们能看到白天猫头鹰站在树枝上睡觉的身影，我们进来时，它会睁开一只眼看我们，然后爱理不理地又睡去了，样子很可爱。有一年冬天我们进库房查库时，发现雪地里有一只死去的猫头鹰，我把它拿出来做了一件标本，它一直在办公室陪伴着我。



《万仞宫阙》封面及内页。

然而现在我再也没有见过站在树枝上的猫头鹰了。乌鸦好像也少了，在十三排时，我一大早就会被成群结队往外飞的乌鸦吵醒，傍晚时，黑压压的它们又从东城墙那边飞回来，总有那么几只乌鸦落在我院子里的树枝上叫一会儿。它们就像永恒的时间一样，未曾改变，或许从紫禁城建成之日起，故宫就成了它们的家。

那时的故宫是一座充满了生命的故宫，宁静而又安全。猫、蛇、黄鼠狼、刺猬、猫头鹰、乌鸦，还有很多的昆虫，它们栖息于此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随着古建维修速度的加快，很多原状宫殿将不复存在，包括原状的环境。我粗略地做了一下统计，地地道道的原状空间只有两处了，一是玄极宝殿区，一是延庆殿—惠风亭区，目前地面还是过去的地面，房子还是过去的房子，花草树木也是过去的，就连快要掉的那块墙皮也是过去的。我想到了一个问题：我们能否保留下这两处原状空间，因为故宫跟其他博物馆不一样，它不仅有收藏、保管、陈列、研究、教育等功能，它还有情感追忆的功能，因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地。

希腊卫城山顶的帕特农神庙就保持着原状，损坏的建筑构件满地都是，破碎的神庙并不让人们觉得缺少了光辉，反而映衬出它的雄伟和残缺之美，是一部无声的历史。所以，一扇斑驳的大门，难道非要做成一扇新的大门？一堵残垣，难道非要把它推倒，重砌成一堵新墙？看似脱了皮的柱子，非要把它拆除换成新的木柱？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。

站在一个保持着原味的建筑空间里，或者站在一个经维修而变成新的建筑空间里，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在一个保持着原味的空间里，时间好像凝固了，静止不动了。其实这就是一个修旧如旧和修旧如新的观念问题。有人喜欢保持原状，修旧如旧，比如我；有人喜欢修旧如新，让古老的建筑焕发出新的活力。近年来，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了修旧如旧的重要性，比如将撤下的琉璃瓦重新挂釉回炉；部分彩画不重新绘制，保存原样；不是特别需要更换的材料，尽量保持原物不变。我们反对将故宫变成公园或园林，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地，它的建筑和环境只属于过去。

我希望延庆殿—惠风亭区能保持它的原貌，修旧如旧。如果维修一新，故宫就再也没有这样的原状空间了。其实保护原状，不仅要保护殿内的原状，还要保护建筑本身以及它的环境，这是一个学术课题，同样需要一支专业的队伍。

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，所以文化才博大精深。我们不仅需要维修一新的建筑，让我们赏心悦目，同时我们也需要那些在时间长河中仍然保持着原状的建筑，它不仅最大程度地保存着古代的信息，让人们领略古代的创意，也让我们能重回过去，与古人对话，与自己的心灵对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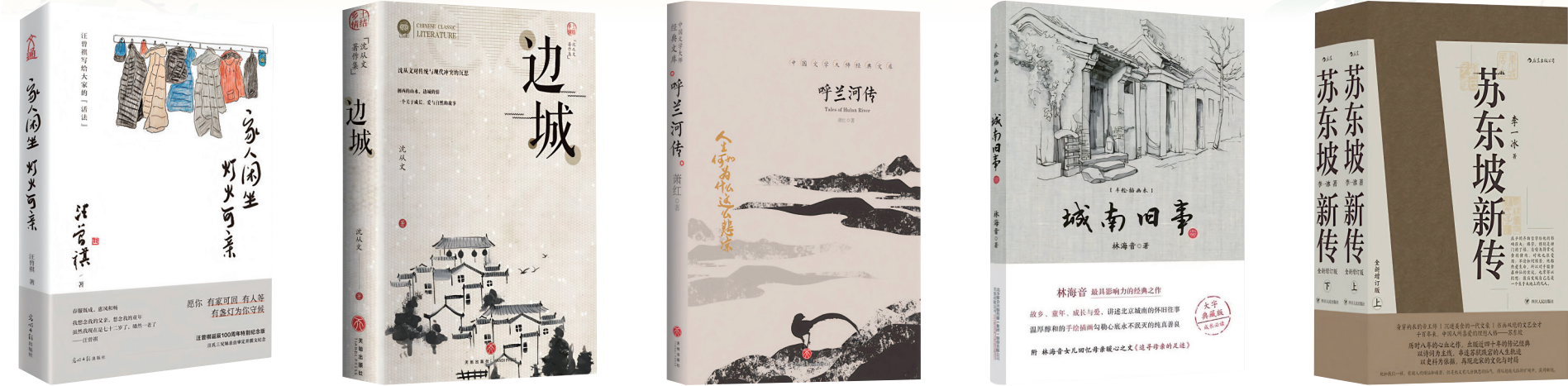
“黄芦晚日空残垒，碧草寒烟锁故宫”，当然这是诗情画意的场景，如果故宫变成这样，那是我们守护失职。但我们不一定要追求新的，才能体现古建筑的辉煌，适当地留下一点原状的空间，亦未尝不可。它像从古老的砖缝里长出的小草一样撩动你的心灵，让你张开想象的翅膀，回抱历史。

于是我爱上了原状宫殿库房，我喜欢在原状宫殿里整理文物，即使它里面沉积了厚厚的尘土，我也喜欢。

书香伴月色，千里共婵娟

胡佳琦

中秋时节，天上月圆，人间团圆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记忆，是跨越山海也要奔赴的温暖约定。本期书单以“团圆”为脉络，串起五部饱含乡情与亲情的文学经典。中秋过后，愿您继续与好书相伴，透过文字跨越时空，在月光下品味人间至情，在阅读中感受家的温馨。



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

人间至味是清欢，灯火可亲即团圆。真正的团圆，往往藏匿于最平常的一日三餐、家人闲坐之中。汪曾祺的散文，便十分擅长捕捉这份俗世生活的暖意。

他的世界里，家从来不是华丽的舞台，而是烟火气缭绕的厨房、闲话家常的庭院和灯盏下围坐的夜晚。在《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》中，他写父亲酿酒、母亲做菜、兄弟姐妹拌嘴，写故乡高邮的端午鸭蛋、昆明雨季的菌子、北京冬天的白菜。这些寻常物事，因为有了人的温度，便成了“家”的符号。

他笔下的团圆是日常中的相守。一句“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”，道尽了中国人对生活最朴素的向往。即便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碗热汤、一碟小菜、几句闲聊，也能让生活有滋有味。读汪曾祺，仿佛回到那个没有手机、没有纷扰的夜晚，一家人围坐灯下，话虽不多，心却贴得最近。

湘西一梦，守望成歌

湘西的茶峒，青山环抱，绿水长流，这里有着最朴素的人情和最温暖的守望。

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。在茶峒，少女翠翠与爷爷相依为命，摆渡为生。她的爱情如白塔下的溪水，清澈却曲折。爷爷去世后，翠翠依然守在渡口，等着那个“也许明天回来，也许永远不回来”的人。每逢端午，龙舟竞渡，人群欢腾，却是翠翠最孤单的时刻——她所期盼的那份团圆，总是在咫尺天涯间擦肩而过。

这本书里没有大团圆的结局，却蕴含着中国人对团圆最深的执念。翠翠的等待，是对承诺的坚守、对缘分的信任。沈从文以诗意的笔触，将边城的山、水、人、情融为一体，让读者在淡淡的忧伤中，感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温柔力量——纵使人难团圆，心却始终相连。这份无尽的等待，虽带着哀伤，却也闪烁着希望的微光，成为另一种对团圆的长时期许。

漂泊何处是归途

并非所有的团圆都能如愿。有时，离别是常态，思念便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精神归乡。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便是作者在颠沛流离的晚年，对故乡与童年进行深情怀想。那座东北小城里，有她童年的后花园，有慈爱的祖父，有那些看似愚昧却鲜活的生命。这一切，构成了她生命中最初，也是最终的精神原乡。

书中对团圆场景的直接着墨或许不多，但通篇都浸透着对“家”的渴望与追忆。那一次次热闹的放河灯、逛娘娘庙会，又何尝不是一种集体性的、对平安团圆的朴素祈愿？

该书真实再现了20世纪初中国东北小城的风土人情。尽管书中不乏对愚昧习俗的批判，但字里行间更重的，是对祖父、对后花园、对故乡烟火的深切眷恋。当作者漂泊至异乡，于病榻上回首往事时，这座用文字重建的“呼兰河城”，便成了她灵魂最终的栖所，是一幅永不褪色的团圆图景。

城南往事，童真不朽

城南的胡同里，陀螺声声，小英子的童年充满了别离，也写满了团圆。

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，通过小女孩英子的眼睛，再现了老北京城南的人情风物。她写惠安馆的秀贞、草丛里的小偷、兰姨娘和德先叔以及宋妈与她的儿女……每一个故事都带着淡淡的离别，却也藏着深深的温情。英子不懂成人的世界为何总有无奈，但她始终用一颗纯净的心，去理解、去接纳、去告别。

林海音并不渲染悲伤，而是以细腻克制的笔调，书写生命中的相遇与珍惜。“爸爸的花儿落了，我不再是小孩子。”所有的离别汇聚于此，童年就此落幕。然而，当她多年后回望这段岁月，那些逝去的人、花园、对故乡烟火的深切眷恋，当作者漂泊至异乡，于病榻上回首往事时，这座用文字重建的“呼兰河城”，便成了她灵魂最终的栖所，是一幅永不褪色的团圆图景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。苏轼一生颠沛流离，却总能在漂泊中安顿身心。

《苏东坡新传》以细腻笔触勾勒这位文学巨匠的生命轨迹。作者李一冰查阅大量史料，耗时多年精心打磨，生动再现苏轼在政治风波中的沉浮，并聚焦于他与弟弟苏辙的手足情深。书中展现了二人在中秋夜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相互寄怀，以及晚年相约归隐的约定。

尽管命运多舛，苏轼始终以豁达胸怀面对人生际遇。他在贵州躬耕东坡，写下《赤壁赋》；至惠州便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；及儋州则办学育人，传播中原文化。他将每一次贬谪都当作深入民间、体验生活的机会。他交友、品美食、品茶、创作，将困苦的生活过得生趣盎然。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，却道：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，使他无论身处何地，都能保持内心的旷达，与困境和解，与所热爱、所牵挂的人紧密相连，实现了个体与命运、与文化的团圆。

图有所得

在算法重构传播格局、舆情事件爆发快、圈层化、衍生多的当下，政务与机构层面的新闻发布、舆情回应早已超越语言技巧，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征。刘伯贤撰写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《怎么说怎么答：全媒体语境中的新闻发布与舆情回应》（以下简称《怎么说怎么答》）以问题导向为锚点、实践逻辑为脉络、治理思维为内核，构建了一套兼具规范性与创新性的全媒体舆情应对框架。笔者认为，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为从业者提供方法论支撑，更打破了“舆情即风险”的传统认知，推动舆情回应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塑造。

全媒体语境下的舆情治理，首要难题是对舆情本质的认知偏差——实践中常见将舆情等同于负面信息、陷入“封堵删”惯性，也存在将回应简化为事后表态、忽视传播链条关键节点的问题。本书没有泛泛讨论全媒体的影响，而是把镜头拉近到两个可操作的切口：一是舆情传播从单向扩散转向多节点“接力—放大”，任何环节的信息断层都可能引发信任危机；二是舆情回应从单纯信息告知转向“先顺气、后说理”的情感校准，公众不仅需要了解事实，更期待感受到被尊重与理解，这种对情感维度的重视跳出了传统以事实为唯一核心的回应框架，更贴合当下的传播语境。

厘清理论认知后，《怎么说怎么答》的实践价值集中体现在为“新闻发布怎么说”“舆情回应怎么答”构建了闭环逻辑。

在“怎么说”层面，书中强调发布的系统性而非孤立技巧：针对发布渠道选择，提出“分层匹配”思路——政策解读需结合文字长文、可视化短视频与线下宣讲，覆盖不同媒介使用习惯的群体；突发事件则优先通过权威新媒体矩阵发布简短信息，同步联动主流媒体深度解读，避免因渠道单一导致信息覆盖不全。同时，书中特别重视发布时机的动态调整，主张根据舆情发酵节奏分阶段递进发布信息，既避免信息过载，也确保关键进展及时传递。

在“怎么答”层面，书中的突破在于拒绝模板化回应——实务中常见的“感谢关注、正在调查、后续通报”这类套话往往会激化公众不满，而本书直指这一痛点：事实维度用具体进展替代模糊表述，不笼统说“已采取措施”，而是清晰说明当前工作推进情况；情感维度以共情表达替代居高临下，先回应公众关切与感受，再阐述处置措施；行动维度明确后续计划与时间节点，避免公众陷入无限期等待。这种回应逻辑的核心，是将“完成回应任务”转变为“重建公众信任”，书中通过真实案例印证了这一逻辑的有效性，让实务者能直观理解其操作价值。

若仅将《怎么说怎么答》视为一本实操手册，便会低估其深层价值——书中贯穿始终的一条核心线索，是推动舆情回应从“被动应对”向“主动治理”转型，这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契合。书中提出的“舆情风险前置评估”机制尤为重要，主张舆情治理不应等到事件爆发才行动，而应在政策出台、项目启动前就预判公众可能关心的问题，通过提前沟通、科普解读主动设置议程，将潜在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。同时，书中强调舆情回应的协同性，指出全媒体舆情往往涉及多个部门，若各部门口径不一、行动分散，极易引发信息混乱，因此需建立“统一指挥、分级响应、口径协同”的机制，明确各部门的职责与配合流程，避免重复发布或口径矛盾，体现了“系统治理”的思维。

从学术研究视角看，这本书还为舆论治理研究提供了优质的实践样本——长期以来，舆论治理研究存在“理论空转”与“实践碎片化”的问题：部分研究沉迷概念建构脱离实务，部分实务总结缺乏理论提升；而《怎么说怎么答》通过“案例提炼规律—规律转化方法—方法升维理论”的路径，将具体操作场景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治理逻辑，既为实务界提供了可落地的方案，也为学术界提供了可深化的研究素材，实现了实务与理论的双向赋能。

全媒体时代的舆情回应，早已不是“会不会说话”的技术问题，而是“有没有治理思维”的战略问题。《怎么说怎么答》的价值，正在于跳出了“话术技巧”的浅层陷阱，将新闻发布、舆情回应与国家治理能力、公众信任构建、社会共识凝聚紧密结合，为政务与机构从业者提供了一套“守底线、有温度、重规范、善创新”的行动指南。当然，舆论治理是动态演进的领域，随着新技术的发展，未来还会出现新的传播形态与舆情挑战，但这本书确立的“问题导向、实践逻辑、治理思维”核心框架，无疑为后续探索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对于政务人员与机构宣传从业者而言，阅读此书不仅能学到“怎么说、怎么答”的方法，更能理解“为何说、为何答”的本质——毕竟，舆情回应的终极目标，从来不是平息某一事件，而是赢得公众长期的理解与信任。

（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）

从『应对』到『善治』：全媒体时代舆情回应的破局之道

靖鸣

